



世界文学名著文库

南 回 归 线

〔美〕亨利·米勒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南回归线

〔美〕 亨利·米勒 著
高振虎 译

I712.45
ML2.11

责任编辑:张 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回归线/[美]米勒著;高振虎译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1.4

(世界文学名著文库/谢凯军主编)

ISBN 7-204-04606-4

I. 南… II. ①米… ②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8542 号

南回归线

[美]米勒 著

高振虎 译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雁南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 字数:270 千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204-04606-4/I·832 第二辑总定价:1990.00 元

出版说明

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,为人类所铭记和珍惜,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。

这套凝聚了众多专家、学者辛勤汗水的丛书,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、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图书馆馆藏的稀世珍品 44 部。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之手,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创造物,都在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。其丰富的精神内涵,虽经一代代学人无数次的解读和阐释,却似乎永远也难以穷尽。它们虽经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淘汰,却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丧失其思想的魅力,反而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不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,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朽价值的光彩。

它们以闪光的思想、独特的视角,解读历史,剖析人性,或揭露病态社会政治,或讽刺险象人生,或宣扬不可压抑的人类欲求,真切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三原本色。

无论历代统治者怎样残酷地试图毁灭这些智慧的巨著,它们都不曾自生自灭,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世界各地,启迪思想,慰藉灵魂。我们坚信,这套惊世骇俗丛书一定能以其博大的内涵,带给您超凡脱俗之美和震撼灵魂的感受。

编 委

二〇〇一年三月

A

死亡会了结一切，所有的纷扰都不复存在。人的生命刚刚开始，就在体验着无尽的混乱：某种液体将我裹缠，被我从口中吮吸入身体。在我之下，总有恬淡的月华照射，那儿风波不惊，一派生机；在它上面却是喧嚣和纷扰。我总是能从一切事物中很快看到其对立的一面，发现矛盾，看到真假间的反差，找出悖论。我是自己最大的敌对者。不存在我想做却又不可以做的事情。甚至在我仍是个小孩，不用为什么事操心的时候，我就想结束生命；我发现斗争毫无意义，所以我要放弃。我觉得，维持一种并非我想要的存在，什么也证明不了，无法实现什么，也不能增加或减少什么。在我身边，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，即便不是如此，也都愚蠢滑稽。那些成功人士更是让我厌恶得想落泪。我对缺点抱着同情，但并不是同情心使然。这完全是一种否定的品格，一种看到人的遭遇就兴奋的弱点。我帮助别人并不是想对他有帮助，只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便无法帮助自己。改变事情的局面，对我而言没有价值；我认为有价值的是心灵的改变，否则改变不了任何事物，但是又有谁能将人的内心改变呢？常常会有某个朋友信仰宗教，这使我觉得恶心。我不需要上帝，但上帝需要我。我常心中自语：如果真有一个上帝存在，我会泰然自若地去拜访他，当面唾弃他。最让人发火的是，刚和我面

时，人们总会以为我心地善良、慷慨大方、可以信赖。也许我的确有此类美德，可是即便是这样，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：我没有妒忌心，所以能称得上仁慈、慷慨、忠诚等等。我从未因妒忌而失去自我。我什么也不妒忌。反过来，我以同情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。

从一开始起，我就肯定会训练自己不去过分索求任何东西。从一开始起，我便是独立的，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。任何人我都不需要，因为我要自由，要随心所欲、即兴地自由地行动，自由地给予。一旦有什么事期待或要求我去做，我就远远逃开。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。我是腐败的，换句话说，与生俱来就是腐败的。好像母亲是用一种毒药来哺育我，虽然我早就断奶了，但毒药从未出离过我的身体。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，我好像也是无所谓的。大多数孩子要造反，或做出造反的样子，但我却根本不在乎。尚在襁褓中时，我便已是一位哲学家。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。什么原则？无用的原则。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奋斗争取，我自己却一点儿也不努力。如果我表面上做了些努力，那也只是想取悦于某个他人，实质上我没做任何事情。假如你能告诉我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，我就会否认，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叛逆的倾向，这是不可能消除的。我长大后，听说他们让我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。对此我非常理解。干嘛要动弹？为什么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？在那个舒适的福地，一切都是免费为你提供的。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，关于沟

中的冰雪，窗玻璃上的冻霜，还有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。人们把一些地方误称为温带，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？因为人们天生就是白痴，天然就是懒鬼，天然就是懦夫。一直到十岁左右，我从不知道还存在“暖和的”国家，有不必为生存忧虑的地方，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谎称这能令人精神振奋。在有寒冷的地方，就有拼命操劳的人们。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，他们就向年轻人宣扬关于劳作的福音——事实上，这什么也不是，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。我的民族是纯正地道的北欧日耳曼人，也就是说，是白痴。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源自他们。他们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，却不提什么正直公平。他们清洁得无以复加，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。他们从不打开通向心灵的门扉，从未梦想过就盲目地跃入黑暗中。吃完饭后，盘子被迅速洗干净，放入碗橱；读完报后，报纸被整整齐齐叠好，放到旁边的一个架子上；衣服洗完后，经过熨烫、折叠，塞进抽屉里。一切都为了明天，可是明天从不到来。现在仅仅是一座桥梁。他们仍在这座桥上呻吟，如同世界的呻吟一般，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将这座桥炸毁。

我经常苦苦地寻觅谴责他们、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。因为我在很多地方也同他们一样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我已经解脱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我没有任何长进，甚至还更糟了一点儿，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，然而却始终无力改变我的生活。回首我的一生，我似乎觉得

我从没有按我自己的意志愿望行过事，总是处在他人的压力之下。人们常把我视为一个爱冒险的家伙，这真是太离谱了。我的冒险都是外因导致的，落到我头上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我有着傲慢而自鸣得意的北欧人的真正秉性，他们从未有丝毫的冒险意识，但是却踏遍大地，将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，到处留下了遗迹与废墟。不安分的灵魂，却不是爱冒险的灵魂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，无法在现实之中生活。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唯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向的，向着自我，无论时间、空间，甚或行为，对此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。

每隔数年，我都会差点做出一次此类发现，但我总是以独特的方式，想办法避开了这问题。如果我试图想起一个好的借口，我便只能想到环境，想到我所知道的街道以及在這些街上住的人。我想不起美国的哪条街道，或者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，能引导一个人发现自我。我曾经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走过，没有一处使我像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下。我想，美国的所有街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，一个精神的污水池，在这里，一切都被吮光排尽，只剩下一堆永不消失的臭屎巴巴。在这个污水池之上，劳作的精灵挥舞魔杖；宫殿与工厂栉比鳞次地涌现，诸如火药厂、化工厂、钢铁厂、疗养院、监狱、疯人院，等等，等等。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魇，正孕育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。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（统计学上的财富，统计学上的幸福）的最大汇聚地之

中的一个人，一个个别的实体，但是我从未遇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。至少我知道，我不富有，也不幸福，生活不正常、不合拍。这是我唯一的快慰，但这仍是不够。

假如我公开表露我的叛逆，假如我为此而蹲班房，假如我腐朽在监狱里，倒或许更能使我的心平静下来。假如我像疯狂的莱左耳哥斯兹那样，枪杀了某个好总统马津力，枪杀了某个同他一样从未对人构成一点点伤害的微不足道的好人，这对我来说或许会更好。因为我发自内心地想杀人；我要看到美国被摧毁，从上到下，被连根铲除。我希望目睹这一切的发生，纯粹是出于报复，作为对施予我和一些同我一样的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。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从未能放开喉咙，表达他们的怨恨，他们的反叛，他们的合理的杀戮欲望。

我是一块邪恶土地上的邪恶产物。如果自我不能永存，那么，我写的这个“我”早已被毁掉了。在某些人看来，这也许就像一种发明，但所有我想象到的，都确实真的发生了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。历史并不承认这个，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什么作用，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、偏狭的、恶毒的，即使我是一个扯谎者，一个下毒者，真理终究是真理，不得不被囫圇吞下。

至于发生的事情么……

一切发生的事情，在有意义时，都带有矛盾的性质。在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，我一直都

象，在另外的什么地方，在生活中，正如他们所说，存在着他们所说的对一切事物的解释。当我和她相逢的时候，我想我要抓住生活，抓住我能咬住的某个事物，但是我完全丧失了对生活的把握。我伸手去抓我想要依附的东西——却一无所获，然而就在伸出手去的刹那，在努力去抓、去依附的时候，尽管孤立无助，我却找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——我自己。我明白了，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——假如别人在进行着的事可被称为活着的话——而是自我表白。我理解到，我对活着丝毫不感兴趣，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，这是与生活平行，拥有生活而又超出生活的事情。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毫无兴趣，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；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，让我每天忍受窒息却仍坚持活着的東西，才能吸引我。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，对我而言无关紧要，也从来没有重要过，但是甚至在今天，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，我仍然无法表达出我思考和感悟的东西——这令我烦恼，使我怨恨。从儿时起，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逐着这个幽灵。除了这种力量、这种能力外，我没有其他的爱好与追求。其他的一切都是虚伪谎言——我所做所说的一切和这没有任何关联。这在我一生中占了绝大部分。

正如他们所说，本质上我是矛盾的。人们会觉得我严肃、高尚，或者活泼、鲁莽，或者真诚、认真，或者粗枝大叶、无所顾忌。

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体——另外，我还是什么别的东

西，一种无人怀疑的东西，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。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，我常常在我祖父做缝纫活时，坐在他工作台旁读书给他听。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还清晰地印在我脑中，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，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，神思恍惚地站在那里望着窗外。我仍然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迷梦一样的表情，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、我们之间的谈话、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晰得多。我常常奇怪，他到底梦见了什么，又是什么令他神不守舍呢？我还不知道如何来做白日梦。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，我都是十分清醒的。他的白日梦让我着迷。我明白，他同他正在做的事没有关系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想都没想过，他很孤独，惟独如此，他才是自由的。

我从不孤独，尤其当我独处时，更不孤独。我总感到有人陪伴着，就像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，我想，大奶酪就是世界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，然而我知道，我从来不曾单独存在，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。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悲惨，有理由抱怨和哭泣，我也老是幻想自己处于一种共同的、普遍的不幸。当我哭泣时，整个世界都在哭泣——我是这样想象的。我难得哭泣；通常我非常快活，放声大笑，过得很愉快。我之所以过得很愉快是因为，如我前面所说，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。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，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问题，这一点我十分肯定。事情通常只

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，这在老早以前我就有深刻体会。

例如，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·劳思的情况，他受病痛折磨，整整卧床一年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反正人们是这么说的。哎，刚开始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，不时到他家去询问他的情况；但是一两个月后，我对他的痛苦就不太关心了。我心里说，他应该死去，越快越好。我这样想，也就这样做，就是说，我很快忘掉他，将他丢给他的命运。那时我大约才十二岁，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。我也记得那次葬礼——这是多么不体面的一件事。在那里，他的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，全都像发病的猴子一样大哭大叫；尤其是那位母亲，她揍了我的屁股。她是一个少有的虔信宗教的人物，我相信，一个基督教科学派，虽然她不相信疾病，也不相信死亡，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，吵得耶稣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，但却不是她可爱的杰克！不，杰克冷冰冰不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怎么叫也不会应了。他死了，这是无可置疑的。我清楚这一点，对此感到高兴。我在这上面一滴眼泪也没有浪费。我不敢说他过得更好，因为这个“他”毕竟消失了。他走了，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，以及他无意中给予别人的痛苦。阿门！我对自己说，紧接着，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，我放了一个响屁——就在棺材旁边。

这种过分的郑重其事——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不初恋的时光里才有所发展。即使在那时，我仍然不够郑重

其事。如果我真的郑重其事，现在我就不会在这里写这件事了：我会因为曾经伤透一颗心而死去，或许因为这而被绞死。这种经验教会我怎样虚伪地做人，它是恶毒的。它教我在不愿意笑时也要笑，在对工作没有信心时也不停歇，在没有必要活着时活着。甚至在我已将她忘却时，还没有忘记如何去做违心的事。

正如我说过的，我刚刚临世便陷入混乱，但有时我也很吃惊，为何我离混乱中心这么近而我周围的事物却没有发生爆炸。

人们总喜欢把战争视为罪恶混乱的渊藪。可是我觉得战争与我，与我的生活毫不相干。当其他人都在为自己谋求安逸位置时，我却不断地接受一个个糟透了的工作，我总是无法靠它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。我会很快被雇佣，但也同样快地被解雇。我有卓越的才华，而人们却不愿信任我。我每到一处，都会引发争吵——并非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，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会让一切愚蠢与无用暴露无遗。另外，我不善阿谀逢迎。这当然是我的一个特色。我去求职时，人们会立刻发觉，能否得到工作对我并不重要。当然，一般来说我得不到工作，可是时间一长，我便将找工作当成了一项运动，或者说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。任何要求我都可能向雇方提出。这是一种消遣——在我看来，它也许比只是工作还好一点。我的老板是我自己，我给自己订了钟点，但是我不像其他老板那样勤于经营，我只能给我自己带来毁灭与破产。我并非一家公司，

一个托拉斯，一个州，一个联邦政府，或是一项国际政策——如果非要形容的话，只有说我像上帝才比较合适。

B

大约从那场战争的中途开始，这种情况便一直持续着……嗯，直到有一天我困窘得寸步难行，我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工作。我下定决心，即使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，比如送信人之类的，我也愿意接受。我在快下班时来到了电报公司——北美天地精灵电报公司——的人事部。我为应对考问做了充足的准备，我刚从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摞经济和形而上学方面的书。令我大为惊奇的是，他们拒绝接纳我。

拒绝我的人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矮家伙。我可能被他当成了大学生，可我在申请表上写得很清楚，我早就离开了学校。为了给自己添点光彩，我还在申请表上填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，十分明显，拒绝我的矮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要不然，就是他对这一点表示怀疑。我感到格外愤怒，因为我一辈子就认真了这么一回。不仅是认真，我还强压下了自己的傲气，在我以独特方式表现这种傲气时会显得十分盛气凌人。我妻子当然如平时一样，对我挖苦讽刺，她说，我只是做做样子罢了。我躺在床上整夜无法入睡，一直对这件事愤恨不已。我得养活妻子儿女，我很乐意接受这个事实；我当然也清楚白人们不会因

为你要养家糊口，就给你工作。不，使我恼怒的是他们竟然拒绝了我亨利·米勒，一个如此能干、出色的人，他只不过想求得世上最低劣的工作。这使我愤怒得难以自制。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，刮好胡子，穿上最得体的衣服，急匆匆地去赶地铁。我直接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……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地方。我要求见总裁。当然，总裁不是不在城里，就是太忙而不能接见我，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者他的秘书。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，一个聪明而懂得替人着想的小伙子。我对他说了一大堆话，表现得很机灵，并不过分激烈，却能让他明白，我不会像皮球一样被轻易踢出去的。

当他拿起电话要见总经理的时候，我想，他不过在蒙我，还是用老套的方法把我从这里踢到那里，直到我自己受够了为止。不过，听到他的谈话之后，我便改变了看法。当我来到位于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，他们正在等候我。我坐到舒服的皮椅子上，并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大雪茄。这个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相当关心。他要我把一切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告诉他。他竖起毛茸茸的大耳朵，来捕捉一点一滴信息，以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那事的看法。我明白，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变成一种在为他服务的工具。我被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，随时都在窥测风向。随着谈话的进行，我发现他对我越来越有兴趣。终于有人对我表露出一点儿信任啦！这就是我开始从事我最喜爱的行当之一时所要求的一

切。因为有多年的寻找工作的经验，我自然变得很老练；我不仅知道什么不该说，而且也知道应该影射什么，暗示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总经理助理便被叫了进来，让他听听我的故事。直到这时候，我才明白这故事是什么。我明白了，涛迈——总经理把他叫作“那个小犹太”——没有权力假装他是人事部经理。显然，涛迈越了权。还有一点也非常清楚，涛迈是个犹太人，犹太人在总经理那里名声挺臭，而且在与总经理作对的副总裁忒里格先生那里名声也不佳。也许“小脏犹太”涛迈应该为送信人员中犹太人所占的高比例负责。涛迈实际上就是在人事部——他们称之为“落日处”——负责雇人的那个人。我猜测，对于总经理科兰希先生来说，现在是把某个彭斯先生拿下来的大好时机。他告诉我，彭斯先生在人事部当经理已经有大约三十年了，显然已变得懒于干这项工作。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。结束前，科兰希先生把我拽到一旁，告诉我，他准备让我当劳动部门的头，但是在就任以前，他打算请我先当一名特别信使，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帮忙，又是一种试用期，这对我非常有益。我将享受人事部经理的薪水，但是是从一个单立的帐户上得到这笔钱。总而言之，是要我在各个办公室间游荡，去看看所有人进行的事情在如何运转。关于这个问题我得经常打一个小报告。他还提议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私下去他家一次，聊一聊宇宙精灵电报公司在纽约市的许多分支机构的情况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我当几个月密探，然后才能到任。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让我

当总经理，或者副总裁。这是一个诱人的机遇，虽然它被夹裹在大量马粪中间。我说好吧。

几个月以后，我坐在“落日处”，像恶魔一样雇人和开除人。老天爷作证，这是一个屠宰场。这玩艺儿从根本上来讲没有任何意义，是对人力、物力、精力的极大浪费，是汗臭与悲哀的背景之下的一部丑陋的滑稽戏。但是，正如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，我也接受了雇用人、解雇人的工作，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。我对一切都说行。如果副总裁规定，禁止聘用瘸子，我就不雇瘸子。如果副总裁说，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，他部解雇，我就不预先通知，把他们全都解雇掉。他们指示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但是他们必须为之付钱。什么时候出现罢工，我就冷眼旁观，等着这阵风刮过去，但是我首先要保证他们为此而付出一大笔钱。整个体制都腐朽了，它违背人性，卑鄙下流，腐败到了极点，也繁琐到了极点，如果不是一个天才，便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序，更不用说使它具有仁爱与关怀的人情味儿了。我面临着已经从头烂到脚的美国劳动制度。我是多余的人，两边都不需要我，除非是想利用我。事实上，在整个机构的周围，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在被利用——总裁一伙被看不见的强权所利用，雇员被高级职员所利用，等等，等等。从我在“落日处”的小小位置上，可以将整个美国社会一览无遗。这就像电话簿里的一页纸，如果按字母顺序、号码、统计资料看，它是有意义的，但是当你深入仔细看时，当你单独研